

通俗文学丛书

· 抗联战斗故事集 ·

莲花泡激战



李 荆 璞 口 述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通俗文学丛书

• 抗联战斗故事集 •

蓮花泡激战



李 荆 璞 口 述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 沈阳

內 容 提 要

这是原东北抗日联军五军一师师长李荆璞同志講的五篇抗联战斗故事。

“高德新同志”是描写抗联机智勇敢地拔除日寇据点的故事。

“抓关祥”是写抗联除掉汉奸关祥的故事。

“莲花泡激战”、“青沟子战斗”、“石门子伏击战”等三篇是描写抗联利用日寇弱点，誘敌上钩，以少数兵力歼灭数倍于我的日寇伪军的战斗故事。

蓮 花 泡 激 战

李 荆 璞 口 述

风 旗 插 图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16开·20,000字 印数：1—25,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090·392 定价(5)0.10元

目 录

高德新同志	1
抓关祥	6
青沟子战斗	16
莲花泡激战	20
石门子伏击战	26

高德新同志

現在，知道高德新的人是很少了。雖然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一回想起他來，馬上就清清楚楚地想起了那次巧取卧龍屯的戰鬥，他就是在這次戰鬥中犧牲的。

高德新同志是一個山東大漢，濃眉大眼，闊肩膀，胸脯挺得高高地，站在那裡象個大石墩子，推也推不倒。他對人和藹、謙遜，作戰勇敢，辦事認真，不管任何艱險，總是奮勇當先，在隊伍裡是個好同志，在黨內是個好黨員。

一九三三年六月，當時部隊叫“平南洋縱隊”，在寧安一帶活動。寧安西南有個卧龍屯，屯裡的偽警察署很猖獗，署長李進忠是個頭號壞蛋。這個漢奸又狡猾，又凶狠，咱們的偵察員常常遭受他的毒手，幾個人的小隊伍也往往吃他們的虧。我們很早就想拔掉這個釘子。

警察署就在卧龍屯北面的公路邊上，離寧安縣城有幾十里路，這裡一響槍，城裡的鬼子一個鐘頭之內准能趕到。在警察署南邊，約百十米左右，有一座青磚房，這就是李進忠的住宅，晝夜設有崗哨。硬打不行，只能巧取。

高德新同志向縱隊部提出一個作戰方案：我們可以化裝成日本鬼子，先把李進忠那小子揪出來，然後想法把炮台裡的偽警察隊調到外面，繳他們的械，剩下的幾個偽



警就好对付了。
我們根据敌情又
研究一番，認為
这个办法很好。

近来，敌人
是有些麻痹，很
多伪警又都是大
烟鬼，一到天快
亮的时候，就支
持不住了。同
时，这里离城很
近，敌人不会想
到我們能在亮
天以后去冒險
的。于是，我們
决定讓高德新同
志領十几名战士
去抓李进忠，于
洪仁同志負責繳
伪警的械。

天剛泛出魚
肚色，公路上出
現了一小队“皇軍”，直奔警察署走去。領队的是个“少
尉”，长一副长方臉，濃眉大眼，个子不太高，却很英武。这
十几个“皇軍”走过警察署，到署长李进忠的門前就敲起

門來：“開門！”“翻譯官”大喊大叫着：“門口連个哨兵也沒有，若是平南洋來了，你們的腦袋都得搬家！”“少尉”在一旁也“八格牙魯”地亂罵一陣。

門口的衛兵早就睡覺去了，管門的勤務兵也正躺着呢。李進忠確實在家，情報是準確的。

“他媽的，皇軍來了，還不開門！”

“皇軍”們的槍托也向門上擡開了。那個勤務兵被驚醒了，聽說皇軍來了，連忙爬起來一邊開門一邊鞠躬哈腰地。“八格牙魯！”他的背上重重地挨了一槍托，打得他直不起腰來，這時有兩個“皇軍”上前去把他捆綁起來。

“少尉”領着幾個“皇軍”急速向李進忠的臥房走去。那小子躺在被窩里听着，覺得聲音不大對勁，慌忙爬起來，順手就从枕頭底下撈出手槍。他抖抖索索地下了地，就去搖電話，嘴里還一邊喊着：“請皇軍等一等，我馬上就起來！……”話沒說完，忽听“叭嗒”一聲，門被撞開了。李進忠剛一回头，兩支短槍早就頂住了他的胸脯。他吓得臉都青了，渾身象篩糠似的哆嗦，上下牙直磕打，眼珠子發直，手里的東西也不知道放下了。高德新同志把他的手槍奪下來，厉声厉色地對他說：“打電話給你們警察隊，就說皇軍來了，叫他們集合到公路上去迎接！”

“是！……是！……”

“告訴他們，槍里不准壓子彈！”接着他又用手槍点了点那家伙的腦壳說：“你要老實點，象平常一樣！你要是調皮，哼！一槍就叫你回老家！”

這時，公路上，還是靜悄悄的，地面上剛能看見人。

警察署的大門开了，百十来个伪警有的提着褲子，有的扎皮带，揉着眼睛，七歪八倒地跑出来，在公路旁边集合，稀稀拉拉地排成一串。人走淨之后，大門又紧紧地关上了。

大队“皇軍”整整齐齐地走过来，于洪仁同志騎着大洋馬，在前面領着。“卡其拉——”这帮伪警的脑袋，随着口令一齐轉过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于洪仁同志。他馬上举手还礼，这是約定好的暗号，后面的队伍立刻行动起来，“嘩”地散开了。不到半分鐘，就把这帮家伙包围起来，象一条鉄索似的，把他們紧紧地捆住了。伪警們正納悶呢，忽听四面一齐吼叫起来：“不要动！繳枪！”伪警們这才知道上了圈套，几十支枪口对着他們，想抵抗也晚了，枪里又沒压子彈，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就在队伍散开包围伪警的时候，高德新同志把李进忠押出来，剛走到警察署門前，一听土坡上喊声四起，就知道要繳完械了，馬上一想：山坡上的情况，崗楼上一定看見了，若是再按原計劃去讓李进忠叫开門，是不行了。于是，連忙命令两个战士把李进忠帶走，随即把手一挥：“其余的人跟我来！”說着直奔北墙根飞快地跑去。这前后共有十几秒鐘，十几个战士随着他一齐窜跳到北墙根的一个缺口，眨眼之間，已經有三、四个战士从这一人多高的缺口跳了进去。

当高德新同志縱身跳上墙头的时候，东北角的崗楼上“叭叭”地对他打了两枪，不幸，一颗子彈从他的左胸穿过去了。他的握着匣枪的右手在空中挥了一下，身子一歪，便从墙头上滚了下来。

这时，我正好騎馬赶到这里，便急忙从馬上跳下来，飞跑过去。只見他捂着胸口，搖晃着从地上站起来，伸出左手，还想攀墙上去。但是，无论如何也支持不住了，眼看又要摔倒了，我猛跑几步，上前抱住他。只見他臉色慘白，牙关紧閉，从嘴里流出一条鮮血，伤口流出的血浸透了衣服。

这时，先进去的同志，把大門打开了，于洪仁同志帶着一部分人也赶到了，我把他交給了于洪仁，便亲自指揮队伍繼續向院子里冲。

我們一冲进院，有的奔崗楼，有的奔牢房，有的冲进伪警宿舍，一片喊声：“繳枪不杀！”伪警們乱作一团。院里留下的伪警本来不多，而且又措不及防，因此很快就結束了战斗。从战斗发起到結束，总共只有半个小时。

我們抬着高德新同志，鑽进大森林，一路上，他一直昏迷不醒，我的心里很沉痛。我和于洪仁都在担架旁边，慢慢地走着。这时，他忽然張开明亮的黑眼睛，瞅瞅我，又看看于洪仁，嘴一动一动地象是要說話。我連忙叫住担架，弯下腰，对他說：“你有話說吧！”同志們也都圍上来，眼眶都含着泪水，屏住气息，生怕发出声来扰乱他說話。

他痛苦地掙扎了一陣，断断续續地說：“同志們！……我不行啦！……你們……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他大喘几口气，又轉过头来看了看我和于洪仁，又轉过去看了看大家，“同志們！……永別了！……要革命到底！”說完就微笑着閉上了眼睛，再也睜不开了，最后一次呼吸也

随着停止了。

他的最后这句话，永远记在我的心里，激励着我和我的同志们，至今耿耿在怀，念念不忘。他的坟墓，就在卧龙屯附近的山上。他躺在祖国山河的怀抱里，苍松翠柏伴随着他永远安息着……。

(方 野 代笔)

抓 关 祥

宁安城里有一个大财主，叫关祥，四十多岁，秃尖脑袋，小眼睛，腆着大肚子，胖呼呼的，行动很费劲。他，为人奸诈，爱财如命，见着油水就想揩，和他打交道，得加意提防，要不就要吃他的哑巴亏。在宁安县里，论财产论势力，他要算是头号财主了。

在我们这支抗日队伍里，有很多同志是宁安人，城里城外谁有钱有势，谁的为人怎样，都知道底细。因此，当队伍给养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写信向一些资本家借钱，并对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有时就把钱送到指定的地点来。可是关祥这小子可太坏了，我们给他写了几次信，他不但不理睬，而且还向鬼子告密，结果有两、三名抗日救国会员被鬼子抓去了。真叫人气愤！于是，我和于洪仁同志决定弄他一下。

关祥的住宅是一座四合院房子，在江沿大街。这条

街，半边有房子，靠江那半边没有房子，关祥的住宅开门就是牡丹江，东邻隔壁是孙八爷开的大车店。西边，离这三、四百米，是日本守备队。城里，一到晚上就戒严，进城也不容易，白天黑夜有岗哨。

开大车店的孙八爷和我们有点交情，准备借他的光，来实现我们的计划。

我们挑选了六名机灵、勇敢的小伙子，打扮成老百姓，白天混进城去，晚间派部队在对岸接应、过河增援。

这六个同志分成两伙入城，一伙是侦察员大老张、小王、老朴；一伙是老金、小张和李黑子，由大老张带领着，进城后，在孙八爷的大车店里聚齐。

为了进城方便，大老张他们准备利用老乡的柴禾车，把六支匣子枪带进城去。打听附近的老乡，有几家是准备进城卖柴禾，就是没有决定日期。他们就去找那几家老乡商量，说明天有几个同志要进城买点东西，如果他们进城卖柴禾，顺便把我们捎去，最好明天走。老百姓当然愿意了，只是有些柴禾还在山上，没有拾掇好，恐怕明天走不了。大老张说：“我们有的是人，那还不好办！”

于是，同志们便赶车上山装柴禾，一直搞到天黑，满满三大车，都是些柞树条子，柞树条子到冬天也不掉叶，六支匣子枪，分藏在三辆车上，塞在最上面一层的柴禾捆里。老乡一看柴禾装得挺老高，笑着说：“装得太多了！”同志们回答说：“进一次城不容易，多装点多卖些钱。”

第二天，吃过早饭，老金、小张和李黑子先走，他们装着是进城买东西的，身上带了一些“满洲票子”。三个人

先后走到城門口，站崗的偽軍惡狠狠地叫他們站住。有兩個偽軍就過來搜查，摸了前胸，又摸后背，胯襠褲腿也捏了一兩遍，啥也沒搜出來，就盤問他們是哪來的？進城干什么？他們都按事先想好的話回答了。偽軍一听是進城买东西的，就故意大聲問道：“买东西怎么不帶錢？”他們連忙說：“帶啦！帶啦！”說着就掏出錢來，偽軍一把搶過去，用指頭撥了撥，又瞪了他們一眼，剛想往兜里揣。老金和李黑子馬上裝出可憐的樣子，哀求給留點，小張好像要哭的樣子，也哀求說：“老總，把錢給我吧，買不回去東西，爹要打死我的！”偽軍不耐煩地，一人還了兩張，催他們趕快走開。他們裝作無可奈何的樣子，走進了城。

大老張、小王、老朴他們三個人，一人跟一輛車，慢吞吞地吃過早飯，又呆了半天才上路，車是老百姓自己趕。老朴那輛車從十五號渡口進城，大老張和小王這兩輛車，從南關進城，打頭的是大老張，小王押後陣，相距有半里多地。

頭一輛柴禾車，剛一到城門口，偽軍就上前用大蓋槍拦住要檢查。他們都下了車，偽軍劈頭就問：“你是干什么的？”

大老張不慌不忙地回答說：“進城賣柴禾。”

“哪個村的？”

“羅成溝的。”

偽軍又走到趕車的老大爺跟前，指着大老張問：“他是誰？”

“他，”老大爺稍稍楞了一下，笑着說，“嘿嘿，是我兒

子唄！”

“多大岁数啦？”

“二十八啦！”

偽軍又走到大老張跟前，打量一番，又問：“你今年十几了？”

“十几？二十八啦！”

偽軍覺得大老張是拿話頂他，想找他的岔子。把大老張端詳了好半天，眼光停在大老張的額頭上，猛然一把抓住大老張的衣領，吓唬着說：“你是抗日軍！快說，你是干什么來了！”

大老張面不改色地解釋說：“我是老百姓，不是抗日軍。”

趕車的老大爺慌忙走過來說：“他是我的兒子，抗日軍象啥樣子他也沒見過！”

偽軍指着大老張額頭上一小條傷痕，凶狠地說：“他不是抗日軍，哪來的傷印？”

“噫！那疤痕，是他小時候淘氣在炕沿上搗的。”

偽軍“哼”了一聲，松開了大老張的衣領，接着就搜查他們的身上，搜了半天，也沒挑出毛病來，又要檢查車。有兩個偽軍端起刺刀就往柴禾里扎，扎了一陣沒有發現什麼。柴禾裝得很高，偽軍够不着上面的柴禾，叫大老張把柴禾卸下來檢查。這純粹是故意刁難人，大老張忍氣吞聲地到車後尾去解絞棍的繩子，故意慢吞吞地解。

老大爺對他說：“你解开之後，松一松就行了。”說着就爬到車頂上。大老張一看，心里可有點着慌了：他不知

道上面有枪，要是把上面几捆柴禾扔下来，那可糟了！这样一想，就更不敢解开絞棍了。

只見老大爷抓住一捆柞树条子，用力往外拽，拽得車直搖晃，拉車的牲口也来回蹣了两步。老大爷在車頂上埋怨着說：“你咋还没解开！”

大老張連忙应声說：“爹，你下来看看吧！你这扣咋系的？”

伪軍在一旁等得不耐煩了，直催：“快点，快点！別老在这挡道！”这时，后边那輛車早就赶到了，坐在車頂上的小王瞪着一双大眼睛，担心地望着他們。

老大爷拽不动柴禾，只得从車上下来，走到車后尾，蹲下一看，“噯”了一声，一下就解开了。大老張急忙搶上一步，抬腿登上車轆轤說：“爹，我上去吧。”他說着爬上車頂，扔下一捆柞树条子。伪軍本来是想找他們的別扭，看他們費了很大勁，把車卸了，好象是达到了他們的目的，得意地撇了撇嘴說：“誰有工夫看柴禾！走吧，走吧！”說着头也不回，声也不吭，朝小王那輛車走去。随便問了小王几句就叫他們进城去了。

一进城，就有些老乡問他們的柴禾卖多少錢，都是大老張和小王要的价，这是在家里就說好了的。这时，迎面走来两个伪軍，叫他們站住，他們心里直扑騰：是不是坏事？走到面前一看，才知道是来买柴禾的，这才放了心。一个伪軍問大老張：“这車柴禾要多少錢？”大老張要了个大价。伪軍想吓唬他們，說他們故意抬高市价，要把他們押起来。他們一吵吵，一会就圍了一堆人，在一旁

議論起來，有的說：“頂天要價，就地還錢，你嫌貴不會不買嗎？”

有的說：“要得是多点，可他還沒有上市，不知道行市，說人家抬高物價真沒有道理。”

有的故意大聲說：“就是想在街上占便宜！”

實際上，偽軍拦住剛進城的鄉下人买东西就是想占便宜，欺負他們不知道市價。

他們把柴禾車趕到市上，一看，老朴已經在那等了很久，誰也不招呼誰，裝作互不相識。柴禾的價錢比別人要得高，沒人買，和他們一道來的這幾位老鄉，有些奇怪，又不好問，覺得這裡一定有名堂。

他們把柴禾車趕進孫八爺的大車店里，三輛車緊靠西牆根停住，解下牲口。這時，孫八爺從屋里走出來了。他和大老張很熟，也知道大老張是抗日軍，常往城里跑，一來就住在他的車店里。孫八爺走到院里，一看是大老張他們，也沒打招呼，轉身又進屋了。

孫八爺叫什麼名字說不清，他的身體很健壯，六十多歲了，還是滿面紅光的，花白的胡子有兩寸來長，穿一身布衣服，看樣子很樸實莊嚴。他對人耿直厚道，民族自尊心很強，自己雖然沒有多少錢，有時還接濟別人。街坊鄰居都很尊敬他，有個吵嘴打架的事，常找他去調解。因為他在哥們中排行第八，人們都叫他孫八爺。

他和我們抗日聯軍沒有什麼聯繫，我們進城幹什麼事，就住在他的店里，他不聞不問，裝不知道，總之從不破壞我們的事。大老張他們把牲口拴到槽上，對孫八爺說

了一声就都出去了。

大老張先回来的，他想了解一下老金他們三个人的情况，走进院看見孙八爷正在打扫院子，他走到孙八爷跟前，說：“孙八爷，我来扫吧！”孙八爷扫了周圍一眼，一看沒有人，慢声慢气地低声問：“你們又来了！”大老張笑了笑，“嗯”了一声，往前凑了一步問：“小張来了沒有？”孙八爷往屋里一努嘴，接着笑咪咪地压着嗓子說：“你們可要小心哪！”

他們又偵察了关祥的商号和住宅，看好了行动路綫，从商号的伙計那里知道关祥从来不在商号里住，每天回家也早。

这里紧靠江边，太阳落山以后，江风一吹，很凉快，入夜，大家在院子里閑聊了一陣，便各自睡觉去了。

大老張是組长，找老金逗了一下情况，觉得没有什么新情况，便决定在半夜十一点半开始行动。孙八爷把他們九个人安在一个屋住，炕是小点，可是行动方便。

躺下以后，大老張告訴那三个老乡：“明天你們卖了柴禾，就自己回去吧，不要等我們，我們还有点事。”老乡知道这不能往下再問，就答应了。三位老乡一躺下，就打起“呼嚕”来，这六个人哪里睡得着，都睁着大眼睛，不說一句話，每隔半点来鐘就有一个人出去小便，当然主要是看看有沒有人动柴禾車。

夜，是多么长啊，表在大老張的耳朵边“嘀嗒嘀嗒”地响着……

到十一点了，大老張捅了老金一下，便輕輕地爬起

来，下地穿上鞋，打开門，蹣着脚走出去了。接着，老金又捅了一下小王，也悄悄地出去了……最后是李黑子，他看那三个老乡睡得呼呼的，便輕輕地走到門口，不知道怎么把門碰响了。声音不大，却惊动了一个老乡，好象是翻了一个身，李黑子可捏了一把汗，听了半晌，屋里沒动静了，才把門掩好往院子里走去。走到車跟前，他們几个都把枪取出来了，躺在柴禾上等他呢。

这时，已經到十一点半了，大家把东西帶好，大老張一揮胳膊，輕輕地說声：“走！”就弯腰走到关祥住宅的东墙，攀上墙跳下去。

按原先的分工：小張和小王去开院門，迎接、增援并監視院内，大老張領着其余三个人，直扑上房。一进屋，扑了个空，关祥沒在他大老婆房里住，問她也不肯說，便把老朴留下監視她。三个人急忙退出来又奔西厢房，这是他小老婆住的房子。走到門口，一推門，原来是插上的，扣了几下，小声叫了几声，也沒有人答应，李黑子使勁一撞，門栓“咯嗒”一声断了。三个人进屋用手电一照，只有他小老婆坐在炕上直打哆嗦。一看被窩是两个人睡的，关祥穿的衣服放在炕头上，人哪里去了？周圍又沒有第二个門，难道有地窖子？李黑子有些沉不住气了，跳到炕上，一把抓住关祥小老婆的胳膊，甕声甕气地問道：“关祥哪里去了？”她臉吓得煞白，光打哆嗦不說話。大老張叫她下炕来，她以为要把她帶走，死賴在炕上，直往炕里縮。大老張說：“不要管她，把炕席揭开。”以为从炕上可以下到地窖子。仔細一照，沒有任何痕迹，真叫人納悶。把